

侯玉書的氣韻

清水敏男

2017 年 8 月的一個炎炎夏日，我拜訪了臺北藝術家侯玉書的工作室，有機會觀賞了他早期到現今的各階段不同系列的作品。

侯玉書早期的創作，受到希臘神話的啟發，許多作品如西方大型掛毯那般，採用垂掛的形式，吸引了我的目光。希臘神話是壯闊的宇宙，神話中，有著相同本質的成員編織出屬於自己的事物，而共有這個神話也成為屬於相同本質的依據。神話對希臘人而言是真實的，並非想像更不是書籍；是宇宙觀更是信仰，可謂萬物之源。

外界看來，神話不過是人類想像力的產物。但神話對於共同體而言，是構築整體架構再現實不過的存在，而真實，則紮紮實實的存在於我們認知的主體之外。我一邊思考著前述種種，一邊步入侯玉書創作時的工作室。

工作室的空間寬敞，天花板高聳，最高處垂掛著過去的大型作品，閃耀著美麗光輝。仔細看可以發現作品是由一片片繪有圖案的小塊聚脂纖維畫布縫製而成的、會透光的掛軸。在下方的牆壁則掛著最新的繪畫作品。侯玉書讓我看所有的最新創作，當時他帶領我觀賞的方式十分有趣；這一系列作品並非以傳統上下左右的順序排列，而是可以自由組合。侯玉書說：這些畫面是以水平放置，但由周圍開始繪製。當然作品原本就沒有上下左右之分。這些作品的色彩繽紛，並以藍、綠、黃等顏色為畫面的基調，但並沒有成對，而是可以自由自在的任意搭配。甚至上下顛倒也能成立；也就是說觀看者，可以用自我的視角觀賞作品。

侯玉書說道，他認為的繪畫是存在於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另一個真實層面，作品媒介了這兩者之間，因此沒有絕對的上下左右關係。畫作並不單單只是作品，它是兩個現實境界的通道。

我不禁想起法國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伊夫·克萊因使用單一色彩繪製的方形作品，他不將此作稱之為繪畫(Painting)，而命名為繪畫感性(Painting Sensibility)。連結了讓人們體驗非物質(Immaterial)的感性境界。

當初僅僅是堆疊各式各樣的單一色彩，進而完成的方形作品，在演化過程中，最終也只使用了被稱之為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IKB)的藍色。藍色在早期天主教中的寓意與神有關。1957 年 1 月在米蘭的展覽會上，有許多克萊因創作的藍色矩形被展示在離牆壁稍遠的地方，但即便是形狀相同的矩形，卻被訂出完全不同的價格，克萊因說明這是因為每件作品被付予的繪畫感性不同所致。

1957 年巴黎的展覽會上，克萊因在展場內沒有展示任何作品，只有在展場周圍塗上了藍色。這是他將物質空間轉化為繪畫感性，而特別強化的空虛感。

伊夫·克萊因的藍色爾後慢慢演變成結合不同的物質(海綿，人體等)；1959 年 6 月在巴黎大學(又稱索邦大學)，他發表了「藝術不斷在向非物質演變」的演講。其後克萊因也開始了「宇宙生成」(Cosmogonie)這系列創作，將地、水、風、火四個元素融入作品，以探索將物質本質作為創作主軸的概念。英年早逝的他在臨

終前，將自己的軀殼拋向了虛空。

對照克萊因與侯玉書的創作思維，兩者在作品中物質與非物質的銜接，有極大的相似處。克萊因所謂的非物質性，讓人無法不聯想到基督教中對神的隱寓。神所屬的非物質幻化為繪畫感性的非物質境界，而最終探尋的仍為神創造的宇宙物質的根源，此創作理念確實通透至作品的創造中。

就如同侯玉書最初是以希臘神話為起點探索神的領域，但現在他的作品卻呈現與他存在的現實不一樣的真切樣貌。自己存在的現實為物質世界，作品存在的現實則為非物質世界。

此二人為什麼會覺得作品並非純粹物質？是畫作抑或是其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繪畫包含於雕刻、版畫、照片、影片這類視覺藝術之範疇。這些影像投影在我們的視網膜，呈現的也許是人物或風、動物、靜態事物，但我們看到的也或許並非是實質的樣貌。雷內·瑪格利特(Rene Magritte)畫了一個水管的作品，但卻註記「這不是水管」，揭開了繪畫的神秘面紗。瑪格利特與觀賞者交流，並告訴他「你看到的畫是水管但它不是水管，那麼水管在哪呢？水管其實是在你的心(腦)裡。」繪畫只是喚起你腦中的水管；而腦中的水管稱之為「印象」。繪畫從用泥土創作洞窟壁畫的舊石器時代，到現今的數位時代，都有所謂的物質生成但畫的內容其實沒有真正的物質。畫了山也不是真的有山，畫了蘋果也不是真的有蘋果，視覺藝術將物質與非物質維繫起來。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將馬桶命名為「清泉」，從中解放了視覺藝術家必須產出物質的創作陳規，意指即便沒有所謂的物質性的作品產生，只要有非物質的意象將其寄託在我們認為適當的物質中，視覺藝術作品就能成立於各處。但必須重申，這樣的論調並非為了妨礙物質生成；視覺藝術家仍會持續做出物質性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非物質伴隨的印象。

六朝時代謝赫的《古畫品錄》中的「畫作六法」提到，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為評斷繪畫優劣之依據。繪畫中最重要的是「氣韻生動」。骨法用筆以下皆以物質做為基準，只有「氣韻生動」是非物質的元素。明代畫家董其昌於《畫禪室隨筆》也有相關論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鄧鄂」。(畫禪室隨筆卷二○畫訣)

值得注意的是畫家董其昌也觸及神的領域，山水的重點不在於將山或河川畫的唯妙唯肖，而是如何更巧妙的接近神的領域也就是非物質的世界。

侯玉書將繪畫從繪畫的框架中救贖，使其能更自由的發展就如同神仙於世上翱翔的存在。侯玉書自由闊達的思考及行為模式，提示了繪畫應有的本質。

在美國常見的背包客流浪經歷，大概也是因為這些人願意將自己從過往的習俗中解放而得到的吧。

侯玉書的繪畫是與非物質世界的接點，從畫作襲來的氣韻也滲透到我們存在的世界，此股氣韻伴隨著台北市的水蒸氣，洗滌大氣進而擴散到全世界。

(2017年8月)